

JIANG JIE SHI QI REN

蒋介石 其人

(台湾)李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介石其人

(台湾) 李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其人 / 李敖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12

ISBN 7-02-001960-9

I. 蒋… II. 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现代②蒋介石
-生平事迹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03657号

责任编辑: 曹晖 杨波 彭沁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1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375 插页2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200

定价7.15元

目 录

蒋介石怎样暗杀革命元勋?	1
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	42
蒋介石怎样对待老同志?	48
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吗?	56
蒋介石与张学良	79
蒋介石笔下的孙铭九	93
蒋介石怎样谋杀杨虎城	100
蒋介石“公民投票”卖国学	142
蒋介石与“孟良崮之役”	158
蒋介石犯了兵家大忌	165
为《蒋总统秘录》歪曲历史指谬	179
蒋介石与陈布雷	199
蒋介石怎样作弄李宗仁?	221
蒋介石与康将军之衣	249
蒋介石与康将军之洞	261
蒋介石与日本降将	265
蒋介石与杜夫人	281

蒋介石怎样暗杀革命元勋？

(原题《谁杀陶同志？》)

——评陈鼓应《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

陈鼓应在回归中国大陆前夜，在海外先后以陈漳生、陈鼓应之名，发表了《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案件》，内容大同小异，每篇都用力大抄中共整理好的书刊，尚不失为精心的写作。不过，陈鼓应是学哲学的，他的史学训练实在太差、太鸦鸦乌。因此在文章中，虽然用力是九牛二虎，成绩却九牛一毛，解释欠明、轻重失当、史料运用得一塌糊涂，把文章给写砸了。历史素材一这样给写砸，就如同一块好蛋糕，被贪嘴又不会吃的顽童，伸出脏手，先挖一块奶油下肚，弄得别人也不愿再吃了。陈鼓应的挖奶油下肚，其实是今天党外人士侈谈所谓“国民党学”的通病，以一些平时不用功之人，临时你粗制滥造、我捉影捕风，“国民党学”虽大量出笼，无奈处理不当，颇伤公信力。这样子搞宣传、批老 K，我是看不过去的。我个人当然与他们不同，我博学而谨严，我的作品，是几十年专心与用功的累积，不是他们那种速食面。我像一个世界重量级的拳击手，不出拳则已，一出拳，就是重拳。打得实实在在、打得血迹斑斑、打得敌人哇哇叫。现在就以陈鼓应的速食面为例，看看在《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案件》上，我们该怎样玩“国民党学”。

“陶成章破衣敝屣奔走革命”

陈鼓应文章有一段前言，首先说：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春天，人们犹在期望一个美好的新民国的诞生，原在革命阵线上默默无闻的蒋介石，突然在革命功勋陶成章身上放出了一枪，从此揭开了屠杀同志的序幕。一时“刺客交于衢路”，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沪军都督陈其美(英士)遣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清(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发生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许；这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廿日狙击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这一诉诸暴行以消除异己的重大罪案，向为蒋氏统治地区史学者所忌谈，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长期遭到封锁、湮没，甚至被歪曲、篡改。鉴于溯往知今，本文拟重揭这段历史悬案。

陈鼓应接着说：

陶成章(一八七七——一九一二)字焕卿，浙江绍兴人。笔名汉思、巽言，别号匈奴山人，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等书，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家，光复会领袖之一，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有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受良好的旧学教育，十五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时接触到一些新书籍，思想渐转变。一九〇〇

年义和团事件发生，激发他挽救祖国危亡的意识。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翌年“拒俄运动”爆发^[1]，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和该会会员龚宝铨、魏兰等认识，共同商议革命活动。一九〇四年初，陶成章归国，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起义。他经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2]，奔走革命。在联系工作中，他“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3]。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将近除夕（腊月廿六日），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又说：“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4]

陶成章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的介绍，结识了在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给他写了几封信和几十张名片，以便前往各地和会党联络。他每到一处，首先作社会调查，包括会党、兵营、贫富户、地理、钱粮各个方面^[5]。其次联络会党，散发各种革命报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6]活动颇有成果，一九〇四年十月间，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铨等便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实际任务则由副会长陶成章担当。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在这时加入光复会^[7]。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份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份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8]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迅速发展。一九〇五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

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该校发展了六百多会友，陶氏则奔走于浙、皖、闽各地，联络革命志士；秋瑾成立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都督，计划起义。一九〇七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秋瑾响应起义，也从容就义。辛亥老人回顾这段历史说：“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泣可歌，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9]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满清下令通缉陶成章^[10]，他遂潜赴南洋，继续作革命宣传活动。一九〇八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编《民报》。同年秋天，他再度下南洋，拟筹款在江浙进行武装起义。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但孙以南洋经济恐慌而没有积极予以支持，由是对孙不谅解。本来陶成章一向主张“中央革命”^[11]，即在北京或江浙地区起义，对孙中山将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带颇不以为然^[12]。这种策略的分歧，由于筹款活动的误会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遂导致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分裂^[13]。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痕^[14]。一九一〇年二月，章炳麟（太炎）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分任正副会長。事实上由于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是一些非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15]，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之后，仍与同盟会属于同阵营，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在大方向和同盟会是一致的。”因而辛亥革命之际，两者立即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

“陈其美揽权起杀机”

陈鼓应又说：

在推翻满清的革命过程中，光复会志士的牺牲是惨重无比的。辛亥老人沈颀民回忆说：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趋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五千人。时隔五十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

然而，一般史学者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向来有扬同盟会而抑光复会的倾向。沈颀民则认为：

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16〕

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成员，虽有做法上的一些分歧，但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出，双方便即刻展开合作，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先是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燮和（柱中）为总司令，带敢死队到上海。“李随陶成章同晤陈其美，相约携手合作。”〔17〕双方约定十一月五日起事，不意陈其美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

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18]于是决定抢先发动。他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是同盟会员之外，大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还有几个是“小连生”（潘月樵）戏班的演员，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19]，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20]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辛亥革命史学家评论光复上海这段史实时说：“上海反正，同盟会、光复会都做出了贡献。按资望和劳绩，陈其美还略逊于李燮和。”^[21]当时同盟会员办的《民立报》亦报导称：“浙江陶焕卿君，……昔年组织敢死团计五百人，……前次攻陷江南制造局，炸毁上海道署、浙江抚署等，俱系敢死团之伟业也。”^[22]但是，由于“陈其美权位欲较盛，原就有抢先发难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23]，因而在光复军光复上海两天后的晚上，上海会党邀集开会^[24]，当中有某伶人携手枪登台演说，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之别号）先生担任不可，请列位举手推戴；如有反对者，请尝吾弹。”说毕，将手枪在桌上一拍^[25]。陈其美原上海青帮的头目，他的湖州帮势力大，在一哄之下，就推出陈其美做沪军都督。李燮和则退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经常“在外冶游”^[26]，成天“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27]。在龙浩池给陈其美的信上，有坦率的指陈：

日来街谈巷议，咸谓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甚至谓自中秋节以来，已连取小星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阁下身居都督，与朱少屏等一流人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无怪有种因公务奉访者，十数日不得一遇面也。……龙浩池顿首。

陈其美擅位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施暴于同志。例如李燮和在吴淞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行刺，“从车窗外放枪，射李未中，其随身卫兵中弹死。”^[28]另一桩“暴举”，为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南京光复后的第十天，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葆因公抵上海访谒宋教仁、黄兴之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便派卫兵将兵将他逮捕，双手背缚，并用布包住面，竟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施枪杀害^[29]。受害者的哥哥陶逊为此而发表了一封很长的电函，质问陈其美何以“同类相残”？“任意屠杀同志”？陶逊愤慨地谴责陈其美如此“刃弹交错，从心所欲”，使都督府沦为“绿林盗窟”^[30]。

在陈其美攫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蒋介石‘上海滩’心态之形成”

陈鼓应又说：

蒋介石当年之所以充当杀手，和他的性格、教育环境及

其交游有重大的关系。

在性格上,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31];从小就“放嬉跳跃”,常遭“刀棒之伤”^[32]。入学之后,“顽劣益甚”,常和人打架^[33]。蒋的私塾老师毛思诚记载说,蒋在学堂里“喜舞玩刀棒”^[34],常“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董显光在蒋传中亦提及他的崇尚“拳力”:^{“如果有人反抗他,他是不惜以拳力支持其领导权的。”}^[35]蒋氏行为上的“暴戾”^[36],颇受研究蒋氏传记的学者所留意^[37]。跟蒋相处过的人,都深知他“个性粗鲁,动辄拳打脚踢”^[38],这和他儿子蒋经国与其生母毛夫人信中所述“殴打祖母、脚踢母亲”等粗暴行动相符^[39]。

蒋氏的“暴戾”性格,并未在教育上获得改进。在求学教育上,十七岁之前,蒋介石在乡下从私塾先生读旧书,学做八股文,参加过“童子试”(但没有考取)。二十岁以前,基本上接受的是囫圇吞枣式的传统旧式教育;二十岁以后,转学军事,但都不是正规学校,而且时间短浅^[40]。和同时代留学生比较起来,无论所受的教育环境或思想训练,均大相径庭。当时留学生,到了外界受到新学的启迪,无不视野开扩,在新思潮的激荡下,大放异彩。但蒋介石却是殊异,他一到日本就进入锁闭性的军营里,耗费大部分的光阴去刷马、踢正步,而脑子里所能填进去的,乃是当时各种思潮中最偏狭最狂暴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正如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对蒋介石所评论的:“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却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诚然,蒋氏的暴戾性格及其所接受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终难使他

的格局有所放大，因此而形成他的“上海滩”心态^[41]。而其早年所结交的上海帮人物，是助长他“上海滩”心态的另一个极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他和陈其美的关系。

蒋介石在一九〇六年间离开浙江乡下到日本旅游，在东京初次遇见陈其美。蒋自结识陈其美之后，便长期为陈的形象所笼罩。陈、蒋所学相近（陈到日本，初进警察学校，后转习军事），且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地位，尤使蒋心折。

陈其美曾加入青帮，其后活动成为青帮的一大头目，“上海各酒楼、茶社、戏园、澡堂等场所，多有党羽。”^[42]一九一〇年春夏间，同盟会拟借助帮会力量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乃约陈其美参加^[43]，其后推举陈为中部同盟会的庶务部长。武昌起义成功后，陈其美召蒋介石回国，蒋在十月三十日才从日本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在师长黄郛手下挂名团长^[44]。陈、黄、蒋三人，互相托结，订为“盟兄弟”。

蒋介石自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回上海，至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犯案，这两个多月时间，他的活动行迹，有关记载均含糊不清。所知道的，上海起义时，蒋并没有参加；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当上都督，蒋既然是陈的亲信部下又是拜把兄弟，则必然透过陈其美的因缘，而与上海帮会、绅商建立关系。这期间，布置杀陶，当是蒋的主要工作。杀陶的地点是在法租界的广慈医院，而法租界捕房的包探头目就是著名的大流氓黄金荣。陈、蒋要在黄金荣的地盘上做案，则势必向黄有所关照。一说蒋介石这时已拜黄金荣为师^[45]，是则蒋介石在行凶前已置身上海滩流氓组织中。蒋的挺身刺陶，事实上也是一种江湖行为，而与所谓政治理

想丝毫无关。

蒋介石和陶成章并无私人恩怨，他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当其时，陈其美已享有上海光复的革命果实，而跃居上海帮头领地位，系于派系心理，遂视陶成章为不可共存之政敌，蒋对革命观念本是“模糊不清”，乃趁革命党人忙于策划光复南京之际，悄然代他大哥夺权，执行行刺任务。

“蒋介石执行暗杀任务”

陈鼓应又说：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的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遑，其谦德尤可钦佩。詎料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立即唁电缉凶。十七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

孙中山一向反对“挟私复怨”，“擅行仇杀”，对待保皇党人，亦“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46]即使在对满清进行革命时，孙中山也不主张使用暗杀方式，他认为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47]对待光复会，孙中山认为应“协力同心”^[48]。他说：“两会非只良友，有如弟兄。”他肯定光复会人员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贡献，他称赞：“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孙中山对不同支系的革命党人的包涵态度如此！因而当他听到陶案时，十分愤怒，即刻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清其不白。”^[49]但在南京的孙先生并不知道大家要捉的凶徒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的部属蒋介石“同志”。当时他的同志清（行凶之后便不再使用这学名）

蒋介石的行凶在当时新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篁溪及黄炎培等人记述最为详细。马叙伦的记述是这样的：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歌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介石，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颌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晨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50]

黄炎培有这样的记述：

辛亥十一月廿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号焕卿）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说是陈其美命蒋介石刺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说来，总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51]

对于陈其美嗾使蒋介石行刺的情形，较早而较详尽的记述，则见于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篁溪文存稿本）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成章之说，成章未之信。王文庆在南京致书成章，谓得确息，成章在沪大不利，成章始避之于客利旅馆。成章因应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国民联合会。同人以门客太杂，乃又移之江西路光复会。次日又移之汇中旅馆，适同盟会会员在该处公宴某某，成章在饭厅遇王金发、褚辅成。成章病犹未愈，次日因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当其时，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举成章督浙，成章力辞未就。十一月廿四日，沪军标统蒋某，晤张伟文、曹锡爵，言与成章无憾，欲来见剖白之。伟文约以下午四时来光复会一谈。及晤，蒋某与成章言论殊洽。谈毕，蒋某询成章住址，成章随书一条实告之。是夜八时许，蔡先谔与张不华谈，不华辞去，先谔欲偕往，不华不可。十时许，有人持书至广慈医院与成章，询以信之所由来，则言杭州快信，由蒋某专交，信内系临时协会具名。次日下午张伟文至，成章示以信，伟文疑之，盖浙江仅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之名故也。廿五日夜二时，有刺客二人撬门入，闻人

觉，询以何为，则云来视陶先生，欲登楼入内寝，呼曰：陶先生，出手枪狙击之，枪弹从左颊入脑，而成章竟淹忽以没矣。成章生于丁丑年十二月廿五日酉时（即前清光绪三年），卒于辛亥十一月廿六日丑时（即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年仅卅五岁。

陈其美之所以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主要原因确如前引马叙伦和张篁溪两人所说的：“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举成章督浙”。

辛亥老人李净通也有相类的说法。他说“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一席应由陶成章担任，三省革命同志才能信服。陈其美探知这个情况，遂下毒手，阴谋将陶成章暗杀，以绝后患。”^[52]

其时，因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炳麟及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则“致杭州电文”，称赞“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53]因而极力推举陶成章“代理浙事”。而陶成章本人力辞，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54]。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致电敦促，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55]。由于陶成章在浙籍人士中威信很高，遭致陈其美的嫉恨^[56]，于是指使蒋介石行刺，蒋收买王竹卿为助手，共同行凶。

“嫌凶蒋介石逃往日本”

陈鼓应又说：

从上引马叙伦、黄炎培等辛亥老人的记述中，共同指证